

与君同

明明只过了短短三日，心绪却已然天翻地覆。重新站在府门前时，我微抬起头，仰望门楣之上高高悬挂的匾额，「秦府」二字分明熟悉，却教人觉得恍如隔世。

我垂下眼睑，深吸一口气，欲进门时却被守在门口的侍卫拦住。其中一人持着枪，神情漠然，问道：「姑娘是何人？未有凭证，不得放行。」

我心知他们不认识我如今的模样，也不多言，从怀中掏出公獬豸符给为首的侍卫看：「我找秦二公子。」

那人看罢我手中獬豸符后，抱拳向我行了一礼，便让开路来由我进府去。

师父所言不假，秦宋两家姻亲既定，进门后入目之处只见得一派繁忙景象。仆婢小厮抱着红绸你来我往地装点厅堂楼阁，有稍年长的嬷嬷在其后指点，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。

倒也是奇，我一路行来，发觉前厅至后院皆是喜庆的模样，可这喜庆却止步于公子所住的一水居。没有红色妆点不谈，偶有过路的仆婢也皆是行色匆匆的模样。

我无暇深想，停在院门前，抬手扣了扣门扉，在门边等了半晌也无人应答，只得试探般伸手轻轻一推，却推将不开，院门关

得十分牢靠。

我将收回手，便见白墙青瓦上倒垂下一个脑袋来。一身黑衣的少年扒拉着墙壁，马尾直直地垂下。他十分不耐地看我一眼，目光落到我脸上时表情却是一凝，吞了吞口水后，瞬息间一个鹞跃从墙上轻灵地跳下来，收敛了脸上情绪，故作深沉道：

「美女你好。美女你谁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原本繁杂的思绪登时被他的打乱，我不忍直视地扶额，问道：

「是我，公子他……可在府中？」

赵景明闻言，眼底浮现震惊之色，一面揉眼睛一面问道：「这些时日姑娘都去哪儿了？你可知自你走后，秦二那厮忧心得食不下咽，一日只吃得下三餐加夜宵？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却见赵景明挠头笑道：「顿数虽多了些，可架不住他吃得少啊。」

言至此处，他抱着手臂环绕着我打量了好大一通，而后叹道：「难怪从前随秦二应酬，再多莺莺燕燕往他身上簇拥他也能坐怀不乱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旁的人哪儿能入眼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问道：「以他的性子，怎会和你说这些？」

赵景明轻笑一声，道：「那夜他喝醉了酒，才教我套出话来。他说，从前你便喜欢宋引默，即便重新来过也喜欢宋引默，可

见予宋引默是真的喜欢，所以他甘愿成全你的喜欢。陶姑娘，秦二约莫是天底下最不愿教你想起过往的人。」

他说着，视线移至紧闭的院门，仿佛透过院门将其间情形尽收眼底，而后足尖一点，灵活地翻身进院，轻轻打开了院门。

黑衣少年抱臂倚靠在门边，向我打了个手势，悄声道：「去吧。」

我轻声同赵景明道了谢，而后提着裙子迈入院门。眼见暑气日盛，一水居内却是潋潋的水光。院中无花，精心打理的草木碧意盎然，逢迎着湖上水汽，倒教人不觉暑热。

远远地便听见缥缈的琴音，自湖上亭阁疏疏漏漏地传出，琴声旋律与我在江春宴上所听得的不同二致。

庭阁内轻纱披拂，有人着一袭白衣背对着我而坐，形貌遗世越俗，正垂首专注地抚琴。

我轻轻一笑，如从前一般不愿出声相扰，越靠近庭阁便越放轻脚步。将至庭阁时，却无意踩到了一截枯木。枯木折断，发出极细微的「咔」声。

琴音戛然而止，他伸手按了弦，慢慢地回过头，见到我时微微怔了怔，轻轻地眨了眨眼睛，似在辨认是幻觉还是现实。

我一步一步地走近他，脚步极轻极慢，静静看着他，将他的眉、他的眼、他的唇、他的神情一个不落地纳入眼底。他亦安静地望着我，目中流光璀璨，唇角勾起好看的弧度。

我唇边浮上笑意，轻声道：「再幼些时候，娘亲曾问过我，喜欢什么样的男子。我说，喜欢什么的我不知道，可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样的。他不得反复无常，不得轻浮孟浪，更不得捉弄我。」

我每说一句，他的目光便黯淡下去一点，面上清冷之色更显。

我垂睫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可谁知我喜欢上的人偏偏反复无常，轻浮孟浪，且老爱捉弄我。」

他抬眸看我，眼睫轻颤，欲言又止。微风拂动他雪白的衣襟，衣袂翩翩，机巧若神。

「这首《凤求凰》我曾听过，那时江春宴未始，我辨认出他的琴声，知他赴约前来娶我，心底欢喜得不能自持。可依礼节，我不能去见他，只好托侍女去探听他的名字。侍女与我说，弹琴之人叫宋引默。」

他嘴唇微微翕动，闭了闭眼，而后垂下视线，勾唇自嘲一笑。

「爹爹不愿我嫁予他，我便罢了筵席，跪在前堂求爹爹。那时我才知情根早已深种，或许是花灯节夜与他看烟花时，或许是他一夜未眠给我扎秋千时，或许是他给我画梅花扇子时，或许是从树上掉进他怀里时，或许是更早，我初遇那个弹琴的白衣小公子时。」

他勾唇一笑，笑时美目曼泽，惊惑人心，轻声道：「将琴代语，聊诉衷肠。愿言配德，携手相将。不得於飞，使我沦亡。时隔五载再奏此曲，我却不曾有半分长进。」

我已行至琴案处，亭亭濯濯地立于他面前，闻言低声道：「心乱了，如何弹得好？」

他轻轻一笑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

我亦是一笑，垂下眼睑盖住目中泪花，微微一顿，继续说道：「父亲不应，我便一直跪着，跪到父亲允准为止。我欢欢喜喜地绣着盖头，等我心悅的少年娶我回家时，家中却陡然生变。他来救我，在刀光剑影中把我护得那样好。那时我便想，我没爱错人，余生、来生都是他了。」

我眉眼微微弯起，分明是在笑，眼角却滚下一滴泪珠来，连忙抬手仓促地擦掉眼泪，这一举动却落入公子眼中。他连忙起身，掏出袖中素白锦帕，轻挑住我的下巴，手忙脚乱地为我擦拭眼泪，动作十分温柔。

我冲他轻轻一笑示意无妨，倒也是奇，心底虽万分平静，眼泪却像绵绵不绝的雨帘。

「救我教他沾染上祸事，他远赴塞北边城，一为避祸，二为护我。他走前没与我告别，只给我留下一碗遮颜药。那时我才知他不叫宋引默，他是秦将军的二公子，秦熙辰。」

他低低一笑，看我时目中光华流转，轻声应道：「是我。」

我眼底噙泪，笑着点头，道：「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」

「我一点也不愿喝那碗药，可我不得不喝，一直都是你在护我，我也想能护你一回。我想，过往种种，你都不怕我忘了，

我还怕什么呢？那些被我遗忘的事，都牢牢记在你心里，你会一件一件帮我重新想起来的。」

「可赵景明说，你是这世上最不愿教我想起过往的人。也是，那样沉重的过去，你哪里舍得教我背负？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时至今日，我都数不清有多少句抱歉该与你说。」

我抬眸看他，眉眼沉静，目光灼灼。他正低头看我，将我的模样倒映在他眼中。他的眼睛真好看，璀璨不可方物，看我时目光却似最深沉的夜色。他眼瞳中的女子也生得好看，浩气清英，仙材卓犖，眼下一粒小痣，仿若瑶阶琼树上的一点墨色。

「我从不曾骗你，却到底负了你。对不起。」

他闻言轻轻一笑，旋即收了锦帕坐回位上，抬起眼眸看我，轻声道：「皆是我甘愿的，你无须道歉。我不要你的歉疚，我要你的喜欢。」言至此处，他深深看我一眼，「淳儿与我都非从前，那么如今的我，你喜欢吗？」

他说罢，垂下眼睑又是一笑，道：「不必急于答我，留在我身边，我们来日方长，好不好？」

他抬眸期许地看着我，我只轻轻一笑，旋即扑入他怀中紧紧环住他的腰，伏在他胸前时，听到他一声一声、陡然加速的心跳。

良久，我才从他怀中抬起头来，仰望着他轻声问道：「你说骗过我两次，弹琴是一次，还有一次呢？」

他眼底徐徐荡漾开笑意，精致的唇角微微抿起，看我时目光温柔极致，薄唇翕动欲言时，眉头却微不可见地一蹙，旋即松开了我，一手揽住我的肩，附身从琴案边的盆景里拾起一枚石子，手指修长，夹着石子朝某个方向轻轻一掷，而后便是好大的水花声。

赵景明怒气冲冲的声音随着扑腾的水花声远远传来，道：「秦二！小爷还没听着啥呢！你又拿石头砸我！」

我忍俊不禁，却见他朝赵景明处斜斜望去一眼，淡淡道：「再教我逮着听墙角，便把你送衙门去。」

霎时一片宁静，仿佛这天地间只遗落着我与他的呼吸声。

他重将目光移回我脸上，清冷的神情瞬间溶解，伸手轻柔地捧住我的脸，似勾似诱的桃花眼略略弯起，勾唇低笑道：「秦二素来海量，喝酒从不断片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未听明白他话中所指，不解地看着他的眼睛。

他却不作解，只展颜一笑，眉目粲然，眼底风光无限，俯首探向我的唇，唇齿交融，浅尝辄止。吻罢，他终于舍得松开我，眉梢轻挑，目光落向我，唇边勾起弧度来，笑得张扬好看。

这一吻吻得我晕晕乎乎，如坠云间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我眼睫微颤，终于明了他是在指什么，后知后觉地瞪他一眼，脸颊迅速蹿上桃花色，一字一顿地指责道：「你轻浮！」

闻言他眼底笑意更甚，眉梢眼角得色尽显，轻笑道：「担着轻浮名，焉能不做轻浮事？」

我挑眉看他一眼，眉眼微弯，道：「你教赵景明骗我，说你忘了那夜的事时，是不是就在柱子后头看着？」

他极其自然地拉住我的手，牵着我向外走，轻掀起亭阁纱帘，闻言轻轻颌首，问道：「我藏得那样好，淳儿如何知晓？」

他的手略有些凉，触之仿若最好的珠玉。我眉眼弯起，轻笑道：「是你拿小石子丢他，他才不情不愿为我补房顶的洞。我循声望去，只看到了你的衣角。」

他回眸看我，眉眼微微弯起，勾唇低低一笑。

我由他牵着出了一水居，恰有一行持着各类物件的奴婢路过，瞧见我与公子的亲密行径，面面相觑间，皆从彼此目中看到了不可思议。

有一婢女小声问道：「二公子旁边那个女子是谁？」

另一人愣愣道：「咱们公子虽风流在外，却仿佛是头次把姑娘领回府上。」

他牵着我逐步走远，奴婢们再说了什么我便听不清了。悄悄抬眼看他，只见得他起伏精致的侧脸，鬓如刀裁，风过时微微掀动墨发几缕。

我想到了什么，微微顿了顿，轻声问道：「碧清泉宫那次，薛十一挟持我时，弹掉他刀刃的那枚石子也是你扔的？」

他轻轻一笑，看我时目光温软，唇边绽开笑意，点了点头，道：「幼时兄长便与我说，武艺登峰造极者，花草树木皆是刀刃。我虽不能以片叶杀人，用石子却不难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语气极为平淡，仿佛是再寻常不过，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
我抿了抿唇，垂下眼睑来，轻声叹道：「晚妍说从前国子监读书时，你总是名列倒数。如今看来，这个倒数怕是另有文章。」

我心底的少年是个无所不能的人，他能作画，会舞剑，擅弹琴。似他这般惊才绝艳的少年郎，若非他刻意，如何会常年稳居倒数？

他唇角微勾，眼底颇有些讥诮意味，步履未止，牵着我的手却握得紧了些，淡淡道：「手掌三军大权的将军，不能有才华卓绝的儿子。我明白这个道理时，已太迟了。」

他曾与我说过，他的兄长是文韬武略惊艳昭国的才子，为护他而死于突厥细作之手。他为哥哥报仇，手刃突厥可汗。可这还不够。他说，突厥虽定，仇敌犹在。

那个隐藏在幕后，轻轻松松地算计秦将军，借刀突厥人的仇敌，除了金銮殿那位还能有谁？

我收敛了目中情绪，心下一派了然，唇角弯起，抬眸与他对视。他亦在看着我，眉目风流，目光湛湛。四目相接间，二人眼底皆有燎原星火。

我轻轻一笑，顿住了脚步，踮起脚尖来，贴近他耳畔，眉眼含笑，朱唇绽樱，任谁瞧来都会觉着是有情人在昵语。唯有我与他知道，我所说的话有多大逆不道。

「我想谋个逆，你要一起吗？」

他唇边噙了一抹轻狂的笑意，眉梢轻挑时仍是少年意气，低声道：「与你一起，我做逆臣，你当贼子。」

乱臣贼子，登对如斯。

他领我去葳蕤居见夫人时，夫人正执着一枚棋子，撑着头苦恼地看着棋盘残局，侧首对身边的刘嬷嬷叹息道：「若映妆在此，必能与我说这局如何解。」

正说着，张嬷嬷便一脸喜气地引着我与公子进了屋，笑道：「夫人您看，我们公子领了个天仙似的姑娘来见您。」

夫人诧异地抬眸望向公子，见我时目露疑惑，犹豫片刻，不确定道：「你是……」

我收敛裙裾，低垂下眉眼，正对着夫人盈盈一拜，郑重道：「陶淳见过夫人，谢夫人五载庇佑之恩。」

夫人闻声，眉宇间的犹疑霎时荡然无存，连忙起身，上前几步扶起我，拉着我的手接连瞧了我好几眼，而后笑着看向公子，揶揄道：「我儿子随我，看人先看脸。淳儿原来生得这样美，难怪教他念念不忘许多年。」

公子本安坐于位上喝茶，闻言忙放下手中茶盏，挑眉看过来，眉目间风流万端，不可方物，薄唇微抿，反驳道：「母亲这话有失偏颇，淳儿不美时我也一样喜欢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未曾想到头次听他不躲不闪地直言喜欢，竟是与夫人呛声，而非与我表白。

夫人轻哼一声，携着我一道坐下，托我为她解这棋局，她则连珠炮似的发问公子。

「风月场馆可还去吗？」

「……不去。」

「风流债可还惹吗？」

「不惹。」

「红粉佳人可还找吗？」

「母亲不许当着淳儿胡说，我便没找过。」

「是吗？潇湘溪苑的脂黎？秦淮馆的嫣月？怜玉楼的……」

「不找了！」

我轻笑出声，在公子求救的目光中落下一粒棋子，问道：「夫人可知晚妍何在？」

夫人神情一黯，敛去了唇边笑意，垂下视线，低声道：「先前清点了一批田庄铺子予晚妍做嫁妆，此时她应在闺中登记造册。」

公子目光很有些复杂，仿若云黛描就的眉紧紧蹙起，十指紧攥成拳，指节轻叩桌面，极力抑制烦躁的模样。

回府前师父已与我讲过，宋引默求亲之举本为皇帝授意，此点秦家上下心知肚明。无论是将军、夫人还是公子，皆不愿晚妍嫁予宋引默。可万般劝说也没用，晚妍一力应承了下这门亲事。眼见成婚之日迫在眉睫，我定得快些告诉她，昔年于宫闱中为她引路之人并非宋引默。告知此事后，再如何决断便全在于她了。

如夫人所说，我去寻晚妍时，她坐于桌案边，比对着小山般的账本写写画画，微垂着头掩藏住神色。百蝶穿花裙分明富丽，她的身形却是极清丽单薄的。

她不曾阖上房门，门扉大敞着，灼灼的日光洒了满地，淌在我的裙裾上。我端着一盏她往日里最爱的茶，立于门边，抬一只手轻轻叩了叩门。

这动静引得她抬头望来，看清我的模样后，先是一愣，又是一笑，最后垂下眸去，问道：「是映妆？」

我轻轻颌首，端着茶盏婷婷入其间，如从前那般落座于她身侧，执起茶壶为她倒茶。水声潺潺中，我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如今可唤我淳儿。」

她唇角微弯，搁了笔，执起茶杯浅酌一口，轻声道：「我早想与你说和好，可今时今日若说这话，却显得虚伪了。」

言至此处，她微微顿了顿，又道：「你怪我吗？若不是我，你与宋大人不至于此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握住她手时，才觉她手心冷得吓人，忙搓了搓她的手，一面与她轻声说道：「那是他的选择，与你有什么干系？他一日做纯臣，便一日非良配。你明明知晓他与你求亲的本意，为何还要嫁他？」

这话说来我自己都笑了，昔年一腔欢喜虽是错认，可爹爹言辞恳切地劝我时，我也没听进去不是？今日反倒对调了角色，如爹爹那般劝起了旁人来。

晚妍淡淡一笑，目光了然，眼眸清亮，道：「他娶我并非心悦我，而是因为他姓宋，我姓秦，他要娶的从来都不是秦晚妍这个人。可饶是如此，我也想赌一把，赌余生漫漫里，他会爱上我。所以，我愿嫁他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轻声道：「那场宫宴为你引路的人不是他。我认错了，你也认错了。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，晚妍，如今还来得及。」

她眼睫微微一颤，旋即苦笑道：「来不及了。」

她眨了眨眼睛，落下一滴眼泪。泪滴砸在我手背，教我觉得心尖处生疼。

「战事将起，圣上不放心父亲，秦宋结亲是必然了。我若不嫁小宋大人，便轮到哥哥娶宋家表小姐。以哥哥的性子，必然不会依。他筹谋了那么多年，我绝不能见他在此时自毁长城。」

「那日三哥哥来找我，叫我忘了小宋大人，他说他愿娶我。可我怎么敢嫁给他？庶出的皇子娶不得将军的女儿，笼络权臣的罪名压下来足以害死他。这个道理我懂，他难道不懂吗？可他还是跪在殿前跪了那样久，我对不起他。」

她唇角弯起，眼底泪花闪烁，轻声道：「早来不及了。」

我心底亦是苦涩，展开双臂轻拥住她，温柔地抚慰她。她再忍不住，伏在我肩头小声地哭，抽泣道：「我若早知道那人是三哥哥该多好？淳儿，你说这世上哪儿那么多阴差阳错？」

我轻轻拍着她的后背，任她眼泪横流透湿我的肩头，垂眸望着这个悲伤涕零的姑娘，心底亦是郁然，知晓无论说什么来安慰她都太过苍白无力。我垂下眼睑，对那位我不曾蒙面的仇敌又多恨了几分。

夜间，我与晚妍抵足而眠，二人睁着眼睛背靠着背，谁也没能入睡。

她率先开口，低声道：「白日里，我与淳姐姐说的话，万不能讲与哥哥听。哥哥与娘亲都不同意我嫁给小宋大人，是我以绝食相逼，娘亲才同意的。」

所有人都以为她被喜欢蒙了眼，可她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，这场姻亲中的利益纠葛在她面前一览无余。但她仍愿意赌一把，

飞蛾扑火，在所不惜。

我枕着手臂，从中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，勾唇一笑，道：

「我也做过这样的事，所以我知你如今心绪。」

晚妍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嫁予他是我多年的愿望，如今愿望成真，我却没多欢喜。罢了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」

她说罢，话锋转到我身上，轻笑道：「我出嫁那日，淳姐姐愿做送女客吗？」

我翻过身面对着她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晚妍既叫了我姐姐，我又岂能推诿？」

说罢，二人便在榻间笑闹成了一团。笑罢闹罢，晚妍轻轻叹息一声，垂下眼睑不知在思索着什么，低声道：「我心底有预感，这样太平的日子往后怕是越过越少。」

她说着，声音越发小，说罢话，便沉沉睡了过去。我撑着胳膊坐起身，小心翼翼地为她盖好滑落的锦被，确认她已然熟睡后，才起身回了我的房间。

此时已是月上枝头，更深露重，凉风习习。我披着薄斗篷，里头只穿了单薄的中衣，风过时不自觉抱紧了手臂。

行步时恍然一瞥，透着些微月光，隐约瞧见回廊边的榕树后仿佛有个人影？这一眼教我很有些心惊，定睛再看时，树后空空荡荡，只得交错起伏的花枝。这才稍安下心来，快步进了房间。

我清晰地记得睡着时明明是在自己房中，醒时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挪了窝。

那时我的被褥被人掀开了小半，晨间的风还带着凉意，轻轻吹拂过我的脸颊。有人正轻轻戳着我的脸，指尖温热，一下又一下地落在我脸上。

我被脸上的动静闹腾醒，起床气瞬间上头，狠狠地向伏在床边，眉眼含笑的始作俑者瞪去一眼，怒气冲冲地唤道：「秦！熙！辰！你小名叫旺旺吗？！」

他一双多情的桃花眼里含了笑意，眉梢轻轻挑起一点，静静看着我，神情半是不解半是调笑。

「旺旺掀被啊！」我咬牙切齿道。

他微微垂首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折扇，闻言无辜地看我一眼。他的眼睛是极好看的，形若桃花，加之眼周略带的淡淡红晕，故作天真地看我时，模样说是人畜无害也不为过。

我在秦二公子的美颜暴击中败下阵来，撇开脸去，悻悻然钻进被窝深处，用被褥盖住头不看他。被中气息温暖之余，还萦绕着似有若无的檀香。这檀香教我从朦胧睡意中惊醒过来，从被子里探出头去，睁大了眼睛扫视周遭布局，才觉并非身在自己房中。忙垂下眸查探周身衣物，确认衣衫齐整，并无不妥后，稍稍舒了一口气。

床边人见状，唇角翘起一点，眉眼微弯，偏作出一副懊恼神情来，郁郁道：「早知淳儿疑心，我便不该做正人君子。」

话中甚有些委屈之意，引得我展颜一笑，撑着身子坐起身来，眉梢轻挑，抬目望向他，笑着问道：「哪个正人君子会把好好睡着觉的姑娘挪到自己床上？」

他眉眼弯起，折扇一合，轻打了一下手心，振振有词道：「我的淳儿这样好，我若不看紧些，夜里被蛰伏的贼人拐去了如何是好？」

我撇了撇嘴，权当他无理取闹，现下折腾一番，确乎半点睡意也无，从床上爬起来，跪坐于床榻上，一面揉眼睛，一面低声问道：「这样早，你要带我去做什么？」他虽未曾说出口，我却知他心中必有筹谋。

他闻言轻轻一笑，眉目间风流蕴藉，美不胜收，折扇点了点枕边放置的一套衣衫，道：「我在外边等你，换好衣服随我走。」说罢站起身来，垂眸再看了我一眼后，眉眼一弯，愉悦地转身离去。

他这愉悦活像个得了糖吃的孩子，而我便是他的糖果。这想法引得我一笑，视线移至枕边折叠整齐的衣衫。他为我备的是一套碧色男装，颜色柔婉，剪裁却简洁舒朗，因而并不显女气。床边还放有一双皂靴，鞋底不露痕迹地垫高许多，穿来却十分合脚。

洗漱作罢，我还梳了个简易的男子发髻，系好发带后揽镜一照，只觉眉眼柔和。垂眸思索片刻，我拾了眉黛描摹出英气的剑眉，镜中人才像是个长相阴柔的公子哥。

这厢我满意了，秦熙辰见了却止不住发笑。长身立于回廊之下，美得自成一幅山水画的男子勾唇笑着，用扇子轻轻敲了一下我的头。

我抢过他手中折扇，学了学他素日里摇扇子的模样，自觉十分潇洒帅气，而后收起折扇来挑他的下巴，眉梢轻挑，疏狂一笑，道：「来，给爷笑一个。」

鞋底虽垫得高了，我却仍矮他一截。为将这孟浪动作做得如教科书般标准，我还踮着脚。

他饶有兴致地看我一眼，唇角弯起，如我所说般对着我粲然一笑。他素日里虽也常笑着，可心中揣了事，笑意往往不达眼底，似这般发自心底的笑仿佛还是头次。

这一笑，天边云销雨霁，廊外柳动蝉鸣，直将我看呆了去。他笑罢，见我模样怔然，眉眼一弯，捉了我的手，轻笑道：「何故脸红？」

我这回过神，思及方才花痴的模样被他看了个透，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，展开扇子遮住脸不教他看，强撑颜面道：「天热。」

他低低一笑，亦不拆穿，牵着我出府上了马车。驾车的是一身黑色劲装的赵景明，少年腰间挂着剑，跷着腿大大咧咧地坐在车辕上，一面驾车一面转过头与秦熙辰说话，道：「塞北那边儿又来了信，催你快些回去呢。」

他淡淡一笑，并不以为意，从柜中食盒取出一碗酥酪递予我，道：「尝尝可合胃口？」

我依言用小匙挖一块入口，清甜的奶香味便流连在唇齿间，眉眼满足地弯起。

他眉眼含笑地看我，一面与赵景明道：「父亲糊涂了，晚妍一日未成亲，皇帝便一日不会放我走。」

赵景明「切」了一声，语中颇有不屑，道：「倒不怪将军，近日突厥动作不少，又购置了一批军火，这月里已是第三批了。」

闻言我不由抬眸看他，他却是极风轻云淡的模样，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皮都不曾抬一下。

我放下小匙，靠将过去，在他耳边低声问道：「你是在……养寇自重？」

他笑而不语，伸手将我鬓间碎发拢至耳后，学着我的模样偏过头来与我耳语，低低道了一声「是」。

我自然明了其中缘由，如今南边戎夷已定，若塞北战事再平定下来，昏君头个容不下的便是手握重兵的秦家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爹爹便是血淋淋的例子。所以他迟迟不对突厥下手，且源源不断地输入军火供其复元。

我垂下眼睑，用小匙轻搅碗中酥酪，心想除却先前托付师父做的事，还须在塞北一役上做文章。

正思忖着，额头却被秦熙辰轻轻一敲。抬目看他，他不知何时拿回了扇子，轻打我一下后，将将收回手，唇角微微弯起，眼底含着清浅的笑意，道：「万事有我，你只需信我，等我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点了点头，放下酥酪去抢他手中的扇子。他却像逗弄小猫一样，眉眼含笑，极其幼稚地伸直了手将扇子拿高，不教我碰到。

我抢了数次皆以失败告终，撇了撇嘴，偏过头不理他，还不露痕迹地坐远了些。他忙靠将过来，讨好似的将扇子塞进我手里，轻笑着哄道：「给你给你。」

我狡黠一笑，亦不与他拿乔，接过扇子后轻轻一笑，理直气壮道：「本就该是我的扇子。」

他眉梢眼角皆是笑意，唇角弯起弧度，十分没原则地附言道：「该是你的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轻轻展开折扇，扇面所绘的红梅落英一点点映入眼帘，美而生动，十分好看。我想起他允诺与我画扇子时的场景，纵使时隔多年，也记得心中那份欢喜。那时我是千娇百惯着养成的王府千金，除却这方折扇，便没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。昔年，我自信地许他一个愿望，如今却不知偿不偿得起了。

将这份疑虑告知予他，他却淡淡一笑，凝神望着我，目中光华流转，轻声道：「我想要的从始至终你都予得起。」

我微微一怔，又听他道：「那年江春宴，我奉上允诺予你的折扇，便想告诉你，你欠我的愿望我想好了，我要你。」

我握紧了折扇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垂目低声问道：「后来你为何没有告诉我？」

他勾了勾唇角，敛了目中情绪低低一笑，声音清越，无端教人想起九天之上高悬的淡淡云月。

「我去寻你了，撞见你与他说喜欢。那时我便想，不如遂了你，与他在一起安稳度日比与我一起刀尖舔血强得多。可他竟敢负你。」言至此处，他语中是不加掩饰的怒意。

我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他珍之重之、恨不能金屋藏之的姑娘，凭什么被人这样轻易地辜负？他讨厌宋引默，根源便在于我啊。

我心尖一痛，明了我对他实在亏欠太多，倾尽此生都偿不完。启唇欲与他道歉，他却以不可抗拒的霸道姿态伸出手指掩住我的唇，温柔地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「我早说了，我不要你的歉疚，我要你的喜欢。」

赵景明掀开车帘子时，瞧见的便是这一幕。少年先是羞赧地掩住唇，忽而想起来什么，改为掩住眼睛，一面从指缝中偷看，一面笑道：「咳，你们继续，小爷什么也没看见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秦熙辰：「……」

被赵景明这般一搅和，自然不能再继续。他松开予我的禁锢，微微阖了阖眸，再睁开眼时又成了风轻云淡的秦二公子。眉目风流，清俊朗逸，眼含着些微笑意掀开车帘下车，不忘回过身伸出手护我。

我跳下车来，摇着扇子行在他身侧，行步时仿着男子般大刀阔斧，不忘与他保持些许距离。对此他略有些不满，眉梢轻挑，偏头看我一眼，而后拽住我的衣袖将我往身边一带。

他模样生得实在太好，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衣不似人间，头上所戴的嵌玉银冠更衬颀长身量。其人矜贵挺拔，风流天成，行在人群时直接将周遭人衬成了无物。因而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招眼，与我的一番拉扯，引来了不少异样的眼光。

这眼光引得他微微蹙眉，我却展开扇子掩住唇边笑意，眉眼弯起，低笑道：「你信不信，明日里京都便能有传言，秦二公子男女通吃，龙阳之好。」

他这才醒悟过来，想起我今日是刻意乔装过的男子打扮，落入旁人眼里，便是两个男子的打情骂俏。昭国与外族接壤，民风不算闭塞，男女间不重大防，达官贵人中也偶有断袖之事，可皆是藏于私底，大庭广众公然拉扯的倒从没有过。

他低低一笑，反而得寸进尺地扣住我的手，牵着我缓步而行。这一举动引出一片哗然声来，我涨红了脸，无措地抬目看他，再也笑不出来。

他眉眼弯起，唇边绽开得意的笑意，语中很有些轻狂疏懒的意味，道：「秦二名声从来荒唐，再荒唐些又何妨。」

一听便知没接受过社会主义的鞭打。

我小声嘀咕道：「小伙子气势猛如狼，一腔热血拍胸膛，等你回家见你娘，看你还能不能狂。」

秦熙辰：「……」

他领我去至护城河畔，早晨河岸边人烟稀少，风吹水动，杨柳青青，金雕玉琢的精美画舫一字排开，远远便闻到或浓或淡的脂粉香气，花柳繁华地，富贵温柔乡是也。

我也斜他一眼，眉梢轻挑，合上折扇，玩味道：「秦二公子这是要领我一同寻花宿柳去？」

他眉眼弯起，闻言勾唇一笑，佯装思索片刻，笑道：「未尝不可？」

我知他心中必有计量，玩笑一番后，由他牵着上了一艘飞檐翘角、华丽无端的画舫。与华美富贵的外壳不同，画舫内虽缭绕着轻纱薄幔，装潢布置却极为清雅。

划船者是个模样妖娆的女子，她们的神情却是极严肃极清冷的，整齐地抱拳向他行礼：「司主。」

他微微颌首权当作回应，兀自寻舫内一处软榻疏疏懒懒地坐下，撑头看我，眼含了淡淡的笑意。

舫船轻轻划开水波，我倚坐在花窗边的美人靠上，听得画桨相击的泠泠水声，视线落于窗外，将京城繁华景致尽收眼底。

正当我远远地望见一处开阔的桥梁时，他终于从榻上起身，冉冉行至我身边，掰过我的头，伸手便是一个爆栗。我吃痛，却并不恼，抬眸浅笑着看他，眉眼盈盈仿佛簇着星子。

他无可奈何地收回手，眉梢微微挑起，轻叹一声，道：「一路不曾相问，你也真沉得住气。」

他清早便叫我起床，还特意让我换上男装，绝不是为了带我看风景这么简单。

我眉眼弯起，轻笑道：「依你的性子，我若问了你，你必吊着我一路，所以我才不问，由你憋着。你看，这便要告诉我了吧？」

他低低一笑，手指修长，轻轻按了按眉心，而后牵过我的手携着我出了船舱，清立于甲板之上。我抬目望去，迎面而来的桥梁统共三个桥拱，像极了三扇敞开着的巨大石门。架桥的砖石颜色枯褐，饱经沧桑的模样。

画舫穿过最靠里的桥拱时，光线一瞬变得昏暗，画舫上的情形亦被桥拱遮蔽，见人不得见。便是这电光火石的一刹，他忽而将我拦腰抱起，勾唇一笑，俯首与我耳语：「抱紧我。」而后便见他足尖轻点，利落地越过栏杆，径直向河面纵身跃下。

我：「？？？」

大哥，你跳河 duck 不必抱上我吧？

风声在耳畔呼啸而过，衣衫袍角猎猎作响。他身上淡淡的檀香气味萦绕在鼻尖，我不自觉将他的颈脖环得更紧了些，歪头偏向他怀中，闭紧了眼不往下看。这细微的动作落入他眼里，引出一声动人的轻笑来。

落势稍减，他抱着我轻轻落于不知何时从画舫上放下的一叶扁舟上。河面漾开一层层水波，画舫悄无声息地行过桥拱，仿佛方才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。

他将我抱得极稳，垂眸看我时，眼底有促狭的笑意。他的鼻息似有若无地落在我脸上，我脸微微一热，不由晕染开绯红颜色。见状他眼底笑意更甚，却总算舍得从怀里放下我。

我小心翼翼地落于舟面，低头看时才觉这叶小舟的舟身较寻常小舟要狭窄许多，只容一人宽，除此外半点余地都无。与简陋的外观不同，造舟的面料却是极好。

此时小舟两头正横抵着桥拱的石壁，不似要前行的模样。我拿不准他意图所在，抬眸看他，却见他眉眼微弯，将手轻覆于石壁上，依一种旁人看不懂的规律，或按或移石壁砖石。

我眉目一沉，心知此处必藏有机关暗道。抬目再看时，却听得一阵沉闷的「咔」声，桥拱石壁竟缓缓开启，让出一条漆黑狭窄的水道来。

他收回手回眸看我，见我朱唇微启，模样讶然，不由低低一笑，笑时眉梢略挑起一点，神情颇有得色。

小舟划入水道后，石壁「轰隆隆」地重新合上。周遭环境逼仄，黑暗不见天日，除却划桨惊起的水声，再无半点生息。

我端然坐于小舟之上，而他则清立于我身前，持着竹竿撑舟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入目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却瞧不见他。伸手想抓住他衣袍一角，又怕干扰他撑舟，只得生生忍着，十指紧攥，呼吸都不由变得紊乱。

他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却不能腾出手来安抚我，放软了声音，轻声道：「我在。」

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刹我才明了，我怕的从不是黑暗，而是身边没有他。

这样的想法委实不大妙。他在自然最好，可若哪日他不在，我又当如何呢？我要做的是能与他携手作战的女子，绝非依赖于他。

他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：「你父亲留予你的东西，我为你看顾了五载，如今还予你。」

他说罢，前方盈盈有光起，小舟赫然行至水道尽头。他背对着我，白衣遗世，墨发低垂，身形清隽，美若神祇。

此前在黑暗中待了太久，烛光突如其来，双眼未免刺痛。我却不肯闭上眼睛，透过他的身影，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层层叠叠的建筑群。

群楼依地而建，远远观去，层楼耸翠，飞阁流丹，不时有人从中穿廊而过，列队整齐，行色匆匆。地底无光，楼阁台榭通日燃灯照明，水光与烛光交相辉映间，其中一栋楼阁最为夺目，覆压四方，出檐深远。周遭簇拥着的其余楼阁，呈众星捧月之势。阁前牌匾空悬，上书三字——

昭明司。

男子卓卓然立于我身侧，衣衫月白，恰如玉树，又似新雪。他垂下眼睑，微微侧首看我，薄唇轻抵，神情是从未有过的认真。

「我曾与你说过，昭明司，建于昭国开国伊始，司中尽是能人异士，上至朝堂诡秘，下至江湖风云，昭国事宜昭明司莫有不知。首任司主便是陶家先祖，他建司初衷，便是通过朝中暗棋，将昭国诸事上达天听，绵延国祚，佐政清明。谁知只历经两帝，昭明司便因皇帝忌惮而被废弃，从此隐入江湖，不为人知。司主之位传至你父亲手上后，他决心重拾先祖遗志，光复昭明司，却被皇帝所害，未能如愿。」

他微微顿了顿，又道：「燕郡王将昭明司交予我，我存了私心，昭明司的情报网不再只侧重朝堂，而是并揽塞外诸国之事，如突厥，如戎夷。三年前与突厥那一役大获全胜，这其中昭明司的功劳不可磨灭。」

说罢，他静静看我一眼，轻声问道：「我违逆了燕郡王的本意，你会怪我吗？」

他的发上不知从何处沾了一缕柳絮，我轻轻一笑，伸手将之摘去，温柔却坚定地与他对视：「我怪你什么？怪你将情报网扩大，还是怪你歼灭外族来敌？」

我低声念他的名字，「再添上昭明司这一笔，秦熙辰，我欠你的仿佛下辈子都还不完。」

他低低一笑，伸手把我拥入怀里，下巴轻轻蹭了蹭我的头发。他身上教人安心的檀香气息裹挟住我，我由他抱着，顺从地将脸贴近他的胸膛，透过衣料，听见他沉稳有力的心跳。我和他都不曾说话，良久，他的声音从头顶处传来。

「不追来世，但求此生。陶淳，我算是栽你手上了。」

秦熙辰予昭明司的开拓属实剑走偏锋，他以行商之名暗地将昭明司的产业遍布昭国，塞外诸国亦有据点。搜集情报之余，商队走商的盈利亦是可观。这些钱财他皆毫不保留地投入到昭明司的建设之中，教昭明司如滚雪球一般壮大起来。

如今他教我接手司中事物，除却整理下面人呈上来的绝密情报外，还有堆砌成小山的账本等着我看。

烛火通明的殿阁中，金猊兽袅袅吐出清香，五扇的牡丹屏风富贵典雅。我端坐于桌案前，在灯下微蹙着眉核对账册。

有下属为我添茶，动作放得极轻，倒茶时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而后再悄无声息地退下，退下时正好撞上回来的秦熙辰，忙向他抱拳行礼，低声问好：「司主。」

秦熙辰垂目看他一眼，轻轻颌首，不待他相问，下属便答道：「淳公子在里头看账本。」低眉顺眼，恭恭敬敬的模样，与之前截然不同。

秦熙辰初领我至昭明司那日，本想将司主之位还于我，却被我拒之。那时他眉梢轻挑，垂目看我时眼底很有些疑惑。

我轻轻一笑，轻摇着扇子说道：「爹爹过世后，昭明司由你带着才走到今日，你倒是大度，说还我便还我，亦不想底下的人服不服？」

他神色淡淡，垂下眼睑，低声道：「淳儿若不做司主，待我离京后，你该如何自处？」

未曾想到他的顾虑竟是这个，我微微一怔，抬目看他，轻声问道：「你不带我一道回塞北？」

他低低一笑，揉一把我的头发：「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你去作甚？你便留在京都，看顾昭明司之余，盯紧京中诸事。」

我欲与他争辩，却听他又道：「母亲和晚妍需你看顾，淳儿，我是将后背交予你。」

他所言不假，来日战事若起，塞北若是明枪，京都便是暗箭。他教我留在京都，也是要我护好秦府家眷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道了一声好，可接任司主一事却说什么也不依他。

他拗不过我，退一步而求其次，与下僚令主说我是出泥老人的闭门弟子，是他三顾茅庐请来的军师，我令即他令，位同司

主。

他在司中说话自有分量，底下诸位令主却仍有不服。有心直口快者当即便道：「司主不公，这位公子生得便一副女相，柔柔弱弱，哪里像是能做大事？」他说罢，堂下不乏有人附和，只道是若不露真才实学，便不得号令诸司。

秦熙辰亦不恼，只勾唇一笑，眉梢微挑，稍稍侧过首看我，一副作壁上观的样子。

只叹我的身份如今还不能泄露，否则哪儿有这么多事？我心知他不出面平息呼声，是有意教我独自解决，好借机立威。于是垂目略略思忖，而后向他轻轻一笑，收拢了折扇站起身来，正视堂下诸人，拱手向众人行男子礼节。

能入昭明司的皆是奇人异士，单拎出去都是江湖中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遑论位在司主之下，协领昭明司的众位令主？见我这番行径，诸位令主皆按兵不动，由我辩驳。

都言先礼后兵，礼既已见过，便该是「兵」了。我持着扇子淡淡一笑，视线巡视一周，将堂下人一个不落地收入眼底后，才缓缓开口：「适才奉司主令看了近半月的线报，淳有一问，向众令主讨教。敢问诸位令主，西境诸国的线报何故中断于月氏？」

众人彼此对视片刻，有一人答道：「月氏小国，何足挂齿？」

正中下怀。我一展折扇，轻笑道：「月氏是小，然北邻突厥国都，南接昭国边境。月氏与突厥往来频密，昔日战时，甚至有

借道于突厥之疑。若在月氏设点，于昭明司百益无害。」

言罢，众人皆不以为意，哂笑道：「淳公子所说我等岂能不知？月氏人游牧，自给自足，不兴商业不谈，还十分排外，尤其不喜与汉人往来。我们亦曾尝试过数次，无一成功。」

我眉眼微微一弯，收好折扇，自信满满道：「若我能在月氏设点，便可与诸位共事了？」

我将说罢话，便见秦熙辰抬目向我望来，轻挑了眉梢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我状似不经意地侧过脸，半是俏皮半是挑衅，悄悄冲他眨了眨眼睛。

他禁不住一笑，眉眼一弯便是山光并水色的好光景，容色如玉，风月无边。可惜这一抹笑似昙花一现，很快便被他敛了去，恢复成风轻云淡的模样，静静观望堂中众人。

众人恰巧被我说的话一时慑住，无人发觉我与他的小动作。安静片刻后，有一人向我拱了拱手，道：「我等皆是愿赌服输之辈，若公子能做到，日后任公子差遣。」

我辨认出他便是最初质疑我的那位令主，他既率先表了态，余下人自一一附和之，眼底虽存有怀疑，态度却敬重了许多。

待众人告退后，秦熙辰轻笑着向我勾了勾手，示意我到他身边去。我依言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，方才在众人面前端了那样久的样子，身子早疲得不行，手握成拳，捶罢胳膊又捶腿，一面侧首瞥一眼身侧人。

他倒乐得清闲，曲起一条腿，手肘搁在膝盖上，疏懒不羁的姿势教我看了便来气。于是我抬起手肘，极不客气地肘他一下。这般力道对他而言分明连搔痒都称不上，他却立马规矩地坐好，为我捏起肩膀来，一面捏，一面轻笑道：「海口已夸了，我看你要如何收场。」

我心中若无把握，又岂敢应承得这样爽快？当下便轻哼一声，不搭理他。见状他低低一笑，附耳过来在我耳边低语，道：「可需我帮你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回眸看他，眉眼微弯，轻笑道：「不必，山人自有妙计。」

我自然不是说大话，师父曾与我讲过，塞外诸国，崇歌尚舞，自成文化者当属月氏。月氏闭塞，要走商路自然行不通，要想叩开月氏的门，还得倚靠中原的舞乐文化。此法昭明司也行过，却不为月氏接受，幸好我还留存着现代的记忆，写写画画着思索了三五日，总归编出融合胡汉的一支舞。再往潇湘溪苑递了帖子，请来脂黎指正修改，最后的成效真真是美不胜收。

彼时脂黎于一旁吹笛奏乐，由我舞这一曲，纵使身着男装，也盖不住眼波妩媚，腰肢柔婉。笛声渐快，衣摆亦旋飞如花绽。恰有如诉如慕琴音起，我抬目望去，秦熙辰在不远处的花树下抚琴。琴声铮然，笛音悠远，二者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由此见得，他应是在树下看了许久，才令人抱了琴来。知我在看他，他唇角弯起，抚琴之余，抬眸向我看来，目光缱绻温存，眼底有细微的笑意。

我收回视线，循着乐声继续跳这一曲。衣袂翩飞间，一步一琦思，一舞一缠绵。待乐声归于虚无，我垂下眉眼，定格于最后一式，衣袖缓缓下滑，露出莹润如玉的皓臂。

脂黎轻轻一笑，远远地向秦熙辰拂一礼，而后收了横笛行至我身侧，目露惊艳，语中赞许：「姑娘编排的这支舞实在是美，兼具外域之风情与中原之婉丽，脂黎受教不少。」

这两日脂黎在其中所费的心力绝不比我少，如今得了她的赞许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真挚地与她道谢。

脂黎亦不推让，只垂目浅笑道：「脂黎平生所爱有二，歌舞便是其中之一。若昭国的舞乐真能传到月氏，脂黎便十分欢喜了。」

她说罢，微微侧过首，目光有一瞬凝结。我循着她的视线望去，看见花树下正在调弦的秦熙辰。距离略有些远，容颜看着有些模糊，却能看出树下人之美不可方物。

脂黎说，在我印象里，他仿佛从来都没变过，随性风流的样子，唇边总挂着笑，看起来对谁都很好，实则再惹人伤心不过。姑娘仿佛是他的例外，在姑娘之前，我从没见他对谁这般笑过。不瞒姑娘，脂黎十分羡慕。

我送脂黎离开后，去他素日处事的房间见他。他正在案前看一封线报，眉头微蹙，唇角微微抿起。都说灯下看美人，烛火为他的眉眼覆上一层动人的暖色。静夜沉沉里，浮光霭霭中，他浑不像尘土间人。

我定定然看着他，脚步微顿，旋即快步上前，自他身后环抱住他的腰身。

这一抱教他微微惊了惊，忙放下手中线报，低声问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眼睫轻轻一颤，将脸埋在他的后背，轻声道：「没什么，就想抱抱你。」

他眼中晕染开笑意，眉眼一弯便是活色生香般的好看，而后薄唇轻启，以彼之言还施彼身，一字一顿道：「你轻浮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来人啊，给我把他叉出去！

余下的时日里，昭明司事宜由我处理，他则安心料理塞北军务。两人皆忙得不可开交，我更是宿在司中，接连几日不曾回秦府。

这日他来探我，我将将看完最后一页账册，搁下笔瘫软在椅中，顶着一双醒目的黑眼圈，斜斜望他一眼，一面伸了好大一个懒腰，不忘与他声明道：「本人黑眼圈纯属熬夜看账本过度，与深夜运动无关，请放心恋爱。」

他哑然失笑，唇边弯起好看的弧度，看我时眼底宠溺无边无际。

我敛去了顽笑神色，将案上整理成三沓的账本指与他看，道：「我仔细核对过了，这一沓是无误的账本，而这一沓账本被人

做过手脚，或缺或漏或错，我一一标好了，最后这沓我拿不大准，留予你瞧。」

他轻轻颌首，语中很有些赞许，道：「淳儿才接触司中事宜便能做到这步，已是极好了。」

我闻言眉眼弯起，勾唇一笑，还不待笑意收敛，便听他道：「前两日晚妍染了病，一直念着要见你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忙从位上起身，拽住他的手便拉着他往外走，心底又急又怨，问道：「为何病了？是什么病？日前可有好转？」言至此处，偏头横他一眼，「怎生才告诉我？」

他却是不慌不忙的模样，唇边笑意颇有些漫不经心的意味，淡淡道：「无须担心，她这病里另有文章。」

我不解地看着他，却见他轻轻一笑，道：「我这妹妹的聪明不及她哥一半，偏她以为能骗过我。」话中很为无可奈何。

听他如是说，我安心了一点，但心底仍想着要亲眼看看晚妍才作数，拉着他脚下生风，一面问道：「你是说，晚妍是装病？」

他微微颌首，眼睫一垂，唇边绽开笑意一点，端的是胸有成竹，自信满满。

果不其然，晚妍见到我后，第一句话便是：

「淳姐姐，哥哥被我骗了，我这病是装的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一时竟不知道，我是该先与她说她从没骗到过她哥，还是该先与她说我早知她这病是装的。

权衡二者之际，我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。晚妍本就生得一副清丽缥缈，娇弱婉柔的好相貌，如今为刻意装病，还敷了一层淡淡的铅粉，肤色白得几近透明，真真是病如西子胜三分。

我尚在考量，便听晚妍道：「我见姐姐，是要求姐姐帮我一个忙。后日皇上寿宴，哥哥要携我同去赴宴，这一趟求淳姐姐扮成我，替我去。」

我眉头微微蹙起，问道：「晚妍为何不愿去？」

她目光一瞬黯淡，缓缓垂下眼睑，低声道：「若我去，势必要遇上三哥哥，如今我得避着他。」

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思索片刻，轻声道：「我替你去实在太荒唐，若晚妍不愿去，不如称病不去？」

晚妍摇了摇头：「我这病明日便得好，否则三哥哥一定会来看我。我思来想去，只能求淳姐姐帮忙，也唯有淳姐姐，哥哥才不会责罚。」

我心里实在为难，若教秦熙辰知晓晚妍打的这个主意，我还掺在里头与她一道胡闹，他虽不会真的责备，但定然是要生气的。

这厢我尚在犹豫，晚妍却从榻上起身，趿拉着鞋便要拜我。我连忙扶住她，道：「这是要做什么？」

晚妍垂眸，轻声道：「淳姐姐便帮我这回吧，只这一次。」

见我不应，晚妍又道：「好嫂嫂，你便帮我吧！」

我：「?!」我拿你当姐妹，你却想做小姑？

生怕她再喊出什么来，我忙面红耳赤地叫停，如她所愿将此事应承了下来。

晚妍闻言一笑，眉眼间总归又有了少女的灵动，将她的安排布局细细讲予我听。我静静听着，心底叫苦不迭，想着当真是亲兄妹，二人扮猪吃虎的本事可谓是如出一辙。

昭国有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女子若订了姻亲，成亲前便不得以全貌示人，若需于人前露面，则要以面纱遮面，此为礼数。

一日一夜转眼即逝，很快便是天子寿宴。秦熙辰起得极早，焚香沐浴，好生郑重。他换好衣衫后来寻我，见我起身已久，颇有些惊疑，勾唇一笑，道：「我约莫宫门下钥时回来，你便在府中等我。」

这是我头次见他穿官服，他常年在塞北，虽有将军之实，职位上却只是一个挂名的五品武官。补服苍青，上绣日月祥云及一只威风凛凛的熊。腰际以革带束之，勒出芝兰玉树的身形来。长眉入鬓，眉宇间英气尽显，唇边噙着淡淡的笑意，风流疏狂一如既往。

打上次他把我抱来起，我住的地方便默认为了一水居。我占了他的床，他便极规矩地搬到了厢房去。现下我得等着他走了，才能去寻晚妍，按计划的那样与她交换衣饰。生怕被他看出些什么，我诚恳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极其乖巧地点头。

他目光湛湛地看着我，有一瞬我几近以为被他看穿了所有，心底很是心虚，却故作镇定地继续与他对视。

却见他眉眼微弯，低低一笑，笑时星辰大海仿佛都流进了他醉人的桃花眼里：「这般看我，可是我脸上有东西？」

我呆呆地点了点头，随意地应道：「是有东西。」话毕又觉不对，微微顿了顿，补救道：「有点帅气。」

秦熙辰：「……」

我自觉再拖延下去必叫他察觉出端倪，忙催促着他赶快离开。他若有所思地看我一眼，目光微沉，勾唇一笑，在我紧张的目光中利落地出了一水居。

我扒拉着院门，慎之又慎地探头看了好几眼，确认他切切实实地走远后，才提着裙子去前院寻晚妍。

晚妍已在房中候了我多时，见我来，忙将事先备好的衣裙交予我换上，帮衬着我一道梳妆挽髻，涂脂抹粉。末了系上面纱，只露出一双眼，再看身形，与晚妍已有六七分相似。

晚妍松了一口气，我却仍有些惴惴不安，行步时不忘拟着晚妍的姿态，硬着头皮出了府门。

车架已等在府前，赵景明坐在车辕上悠闲地翘着一双腿。秦熙辰探开车帘看我，眉眼微弯，神色淡淡，教我不由稍稍加快了脚步。

上车时有侍女伸手扶我，我下意识便想推开，察觉到 he 探究的目光，手却是一顿，将推的动作硬生生改成扶。上车后，更是拿出毕生的演技，盈盈坐下，向他轻轻颌首，一举一动尽显弱柳扶风之姿。

马车缓缓行驶，我垂下眼睑掩住目中情绪，背靠着车壁，被他强大的气场压得喘不过气。

他却是勾唇一笑，十指纤长，若有若无地按着眉心，淡淡开口道：「教我猜猜，她是如何说动你的。」

我眼睫轻轻一颤，故作镇定地抬目看他。秦熙辰只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搬出了齐三来，再与你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？」

我不做反应，只静静看着他，双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袖。他眉眼弯起，摇了摇头，又轻笑道：「不对，定不止于此。」言罢，他略略思忖，眼底浮上星星点点的笑意，「她莫不是，叫你嫂嫂罢？」

我脸颊一烫，耳根处迅速攀上绯色。既已暴露，便不再装下去，索性大大咧咧地往后一靠，恼羞成怒地横他一眼。他笑得停不下来，眉宇间得色洋溢，模样当真是欠打极了。

我一把扯下面纱，气道：「我提心吊胆地装了半天，你还笑我！」

他唇边笑意更为绚烂，笑了许久才缓过劲儿来，眉眼弯起，轻笑道：「早与你说过，我这妹妹的聪明不及她哥一半，她能想到的主意我想不到？罢了罢了，看在她嫂嫂的面上，饶她这一次。」说罢，他又笑起来。

我自暴自弃地由他笑去，手指绞着面纱，问道：「你既知道晚妍的打算，还由着她？」

他垂目看我，低低一笑，摇了摇头，道：「齐三托我帮他见晚妍一面，宫里人多眼杂，我正想着法子，晚妍便送了过墙梯来，索性便顺水推舟了。」

他不消说我也知道，今日宫宴，三皇子定要寻个由头退得早早的，好去秦府找晚妍去。好一出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与晚妍竟都落入了他的算盘里。

我撇了撇嘴，却见他勾唇一笑，长臂一拉，再将我往车壁一抵，一手撑在壁上，一手枕我脑后，牢牢地把我圈在了怀里。

心跳加速之余，又觉万分羞赧。我垂下眼睑不看他，他却得寸进尺地俯首与我对视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倒映出我的眉眼，淡淡的鼻息落在脸上，将我的脸染成绯色。

他说，陶淳，你心虚时总爱看我的眼睛，仿佛越看越有底气。

我结结巴巴地反驳道：「我现在也心虚，可我没看你。」

闻言他低低一笑，眉眼随即微微眯起，教人觉得危险至极。他的声音分明清越，语气却莫名低哑，低声道：「你现在不是心

虚，是心动，你一心动便不敢看我，你说，是也不是？」

与他相隔咫尺，我几乎要溺死在他的目光里。清冽的檀香气息铺天盖地，一寸一寸地抽离开我的理智。于是我遵从自己的心意，环住他的颈脖，向他的唇吻去。

他目光只滞了一瞬，而后形势瞬间逆转。他以不可抗力之姿揽住我，回吻我。这个吻再不像从前那般浅尝辄止，他一点一点加深，一寸一寸劫掠。分明是我主导在先，现下却全由他在掌控。腰身不自觉向后仰去，他则顺势欺身上来。

他的手将探向我的衣襟之际，马车忽而停下，赵景明的声音随即响起：「哪儿来的臭要饭的？将军府的车也敢拦？」

这插曲教我心底一惊，总归回过神来。与他缠绵一通，唇脂花得一塌糊涂，模样狼狈至极。他也不比我好，唇边遗落口脂痕迹，呼吸还未匀称过来，低垂下幽深的目光，正一口一口地喘着气。

想起方才情形，我不敢招惹他，只悄然拾掇自己，由他在一旁冷静去。

不多时，赵景明便赶走了那个乞丐，重新架起车来，一面回头说道：「这个要饭的竟敢在小爷面前碰瓷，呵，简直班门弄斧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不是，赵小爷是在自豪吗？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身侧静如石雕的人总归有了动静，伸手扶住我的背，将我轻控至胸口，十指从我发间温柔地穿插而过，轻轻摩挲我的头发。

我从他怀里仰起头，用绢帕为他拭去他唇边的口脂。他静静拥着我，由我为他擦拭，兀自敛眉垂目，一言不发。

良久，我撇过头，将脸埋在他胸口，借以掩藏住唇边笑意，低低道了一声「是」。

他先是一怔，而后轻轻一笑，揉一把我的头发，轻声道：「和从前一样笨。」

我才不与他相争，安静地倚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的心跳声闭上眼睛小憩，一路睡到了车停。

秦熙辰柔声唤醒我，我揉了揉惺忪的眼，看他温柔地为我系好面纱。我想起今日还需扮演好晚妍的角色，忙振奋起精神来。

他牵我下车之际，赵景明立于一旁，状似随意的模样，以只有我们三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开口：

「适才是线人来报，出泥老人入朝了。」